

· 未名叢書 ·



被匿名信告紅……

苏廷海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沈敏特

我并不是有意要毁损“大好形势”。我只是觉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理中，安全感是并不缺少的。一个战争频仍、灾荒连年，兵、匪、官、绅象蝗虫飞聚在老百姓的头上的旧中国，转换为一个大体温饱的新中国，确乎来之不易。中国老百姓是知足的，也善于“知足常乐”。我们的这种特有的心理状态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承受力、凝聚力。但是，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如果还满足于一日三餐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对此保持惊人良好的自我感觉，那却是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从50年代开始，潜在的危机由于“不许污蔑大好形势”的禁令，一次又一次地被掩盖了。十年浩劫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对这种禁令的惩罚。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可惜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于是，社会的发展常循“物极必反”的轨道，而不能沿着“防微杜渐”的途径向前发展；这就常常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代价付过之后还得面对“积重难返”的严峻的局面。

当安徽文联的同志约我为苏廷海的报告文学集写序时，由于手头事情太多，我是有点儿犹豫的。翻阅了他的集子的清样之后，一种心理的“同构”的快感，调动了我写这个序的积极性。是的，为了在“知足常乐”的心理世界中渗进一些必不可少的危机感，这个报告文学集显示出了存在的价值，值得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

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反反复复的教训，那沉重得无以复加的代价，使中国千千万万的有识之士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心声：改革，非改不可！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沉醉于此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十亿文化不足的人口，几千万有待于现代化训练的干部，加上几千年那使人骄傲也使人窒息的文化传统，必将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构成种种潜在的危机。丧失危机感，缺乏超前意识的自觉性，会使潜在的危机转化为现实的危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主要篇章写改革，有的虽然不是直接写改革的，但却可以说是对改革的环境的展示。这些作品写失败，也写成功，写曲折，也写顺利，但几乎无一例外，重心是呼唤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危机感。其中不少篇章写穿越艰险走向坦途的改革的过程，而有些，如《苍天在上》却写在恶势力嚣张之极的时刻，表现了作者面对社会危机的勇气。

如果更严格地要求苏廷海，我觉得在面对社会危机的同时，应该有更深刻的挖掘。但并非没有挖掘，并非没有比较深刻的挖掘。《他到底得罪了谁？》写“毛遂自荐”的淮北棉织厂厂长李良美，写他在取得显著成绩时遭到了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几近于灭顶。在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到底得罪了谁？”是的，“就个人情感和个人思想而论，李良美既没有得罪市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得罪省里来的A组长，更没有得罪银行和税务局的领导同志；李良美与一切前来‘检查’他的人们概无前仇旧怨。”并且也非师出无名，他们“或遵循某项传统的规定，或依据某个文件精神，或按照某位领导同志的某次指示……”——“合法的限制了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发人深思之处”。在这里，作者接触到了原因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他看到了历史形成的特殊的体制和特殊的心态。

更值得一提的是，苏廷海对危机原因的探究是比较自觉的。这个报告文学集正显示出他不断深入探究的思想轨迹。这里我特别要提出《通天状》一文。这篇报告文学围绕普通农民李战军为了一桩并不复杂的经济纠纷，申诉一年零七个月，往返于舞阳、许昌、郑州四、五十次，花费一万二千元，最后被迫进京告通天状才得以解决的事件，展开了有关法制的生活画面。但是，作者在事件的解决中发现了远未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是非简单分明却不能断案？为什么层层告状无效而必须通天？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小小的纠纷派生出一大堆的“蒙冤人”。这些人一方面是责任的承担者，事态的扩大与他们不能尽责有关，他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处理和谴责。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蒙冤人”，他们身不由己，难以尽责。一个小小纠纷必须通天，虽说是解决了，却恰恰说明这层层的结构和人员缺乏解决问题的可靠机制。解决的欢欣包含着远不能解

决的忧虑。法律不完善是一个问题，但李战军所涉及的纠纷却是有法可依的。为什么有法而法不能生效呢？这里有体制上的问题。从原则上讲人民法院具有独立办案的权力，但远未排除其他更大的权力的干预。法院院长“端人家碗，属人家管”。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种不健康的关系中形成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唯上主义”。这种心理状态以“尊重领导”为旗号，而几乎要消灭整个机体的活力。对此，苏廷海敲响了警钟。他不是一般地敲一敲，而是拿出了一系列活生生的例证，让人们看到潜在危机如何转化为具有极大破坏性的现实的危机。

正视危机，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说是苏廷海报告文学的两个根本特点。其他特点大都由此派生。

苏廷海的很多报告文学的结构是放射型的，这与他非常理智地正视危机、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关。如《通天状》以李战军告状为纵线，向横的方向放射出去；让读者看到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案件，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它是一个历史现象、社会现象，解决它的对策也必须是历史性、社会性的。独立地解决恰好说明整体上缺乏解决的活力。在这种放射型的结构中渗透着作者忧愤深广的思绪。

为此，作者在材料的搜求上是下功夫的，不遗余力的。《通天状》一文仅资料的搜集和采访就花去了半年的时间。作者的点点滴滴的思想观念都在一系列事实和数字中迸发出来。数字可以说是枯燥的东西，但由于和苏廷海的深思联结在一起，也都具有了明显的审美价值。

的确，改革在苏廷海的笔下已不是简单的两个方面

——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那种把一切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思维方式已给中华民族带来惊人的灾难，它决不能适应改革的现实。苏廷海在探究危机的根源时，超越了这种思维图式，而走向多层次、多维、相互联结的动态的审美观照。无论是《谁主沉浮》、《苍天在上》，还是《通天状》，形式社会危机的根源都不能归结为一种人，一种事物，阻碍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都是多种力量融汇而成的合力。

我并不排斥“政治淡化”、“社会性淡化”的文学主张。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或针对某种文艺痼疾，这样的“淡化”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中华民族的现实，面对一个没有摆脱贫困而又力图通过改革迅速摆脱贫困的民族，文艺的社会认识作用很难从审美领域中排除出去。枝枝节节亦步亦趋的“配合”是文艺的大敌，但是，文艺家对待社会的独立的、审美的关照却仍有广阔的天地。读者在鉴赏中对社会生活获得某种顿悟和发现，从而带来情感上的畅通与欢愉，这本身就是审美性的。不要以审美的名义，剥夺广大中国读者在这个重要方面的审美需要。虽然，苏廷海以自己的报告文学来坚定地适应和满足这种审美需要。

苏廷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他的报告文学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但这陌生的文学新人的陌生的报告文学给我带来了一种扎扎实实决不飘浮的审美享受。没有这种享受，我是无法写出这序文的。

1988年初春

目 录

序	沈敏特
谁主沉浮	(1)
被匿名信告红	(35)
苍天在上	(53)
吴从善的“四大罪状”	(97)
他到底得罪了谁?	(103)
为了一个农民的儿子	(157)
一头牛拉出58案	(164)
孤山呼救	(191)
通天状	(204)
作者自述	(247)

谁主沉浮

一个声播全国的厂长无端被免职，成千职工愤怒了。他们四处为厂长奔波、呐喊、抗争……强权与民心的较量持续了近三年！三次大反复，四个大回合之后，人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哦，沉与浮，罪与功，崇高与卑鄙，愚昧与文明！
——雷振科，你写就了一部人生辞典……

日食，出现在部分地区

风，咆哮着，撕碎了春光。

风，卷来了一位中年男子：高。胖。脸宽。唇厚。眉淡……对，是雷振科。

“咚！”他撞开工作组的门，怀中抱着一叠“检讨”——八开的纸，足有60张！

嗨！老雷总算“认识”了。工作组成员忙不迭地快步迎上前去：“好！好！”

摊开一看，工作组成员愣了：60张纸，反复写着两句话：“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错了吗？”“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错了吗？”——全是正楷毛笔大字！

一个多月的停职检查，几十块钱工资，就这？工作组们脸拉长了，老雷脸鼓圆了——那是笑的……

雷振科，60年代，河南省最高学府——郑州大学学生会主席；70年代，四川省委书记秘书；1978年，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忍痛同意了雷振科下基层的请求，他出任郑州发电设备厂厂长。

四年的厂长生涯，雷振科把一个亏损企业鼓捣得年缴利润一百多万！1980年，这个厂被评为省、市先进企业；老雷也被评为市劳动模范。第二年，这个厂人均利润是全市重工系统人均利润的一百倍！当然，再次被评为先进企业。

可是，几个月后，老雷竟无端被停职检查。

当然，桌面上并非毫无理由，比如：“滥发”奖金、“大手大脚”作广告、“异想天开”办大学……历史的转折点，总会有一批牺牲品，雷振科恰恰撞到了这个枪口上！

冤？自从利斧劈开混沌的天地，天地不依然常现混沌吗？！

三十多人受株连，……三个全国倒数第一

雷振科被实实在在地免职了！

历史的倒退，使工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雷振科刚下台，新任厂长就宣布：工厂退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位谙熟于搞运动而不大善于搞生产的前工作组副组长说：“要那么多权干啥？领导机关白吃饭啦？”

就在这一年，工厂产值急转直下，利润降到了上年的44%。

翌年，也就是1983年，这厂出现了三个全国倒数第一：铸件废品率由9%上升到39%，全国倒数第一；福州全国电机行业评比，这个厂由中南五省第一，跌到全国倒数第一；电扇分厂人均年产量全国倒数第一。

增加的不仅是赤字。1984年底，这个厂连出七起重大事故！

职工收入，江河日下。

厂里的技校砍掉了，电机大专班拖垮了，热气腾腾的局面不见了，发电设备厂“冬眠”了……

新任厂长认认真真地走进了基层。他找到工具车间六级模具钳工杨师傅。

“杨师傅，你看我和老雷相比？……”

杨师傅停下手中的活计，下意识地回身打量了新厂长一眼：“想听好听的呢？还是听真话？”

“当然听真话。”

“厂长啊，”老杨师傅瞥了他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和老雷相比，有五不如。”

新厂长脸上一阵发热：“细说说。”

“一、你能力不如他。他内行，你外行；

“二、你魄力不如他。他‘吭’一声，全厂晃三晃；你喊破嗓门，无人睬；

“三、你‘吃苦’不如他。他整天趴在车间，没日没夜，你八小时工作制也不能坚持；

“四、你朴素不如他……”

杨师傅一扭脸，嗨，连个人影也没有了！

尽管新厂长这也不如、那也不如雷振科，但，有一点却是老雷所不及的，就是整人，而且整得远近闻了名——

新厂长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排人头：这是老雷的人，那是××的人……

凡支持老雷改革的，有的被罢了官，有的被取消了党籍，有的不给调工资……中层以上干部，就被他撤了三十多！

工人中，凡被认为沾个“雷”字，都要调工种。

徐立荣，曾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在郑州发电设备厂几十年，回回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电扇时，累得昏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鲜血……

这位可敬的老师傅在弥留之际，让妻子去厂里“报丧”。

徐师傅的妻子来到新厂长办公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新厂长面前：

“俺孩子爸临死前，想见领导一面，他说，有满肚子话想和‘党’说说。”

“徐立荣？”嗯，想起来了，是雷振科的人，新厂长眼珠一转，“对不起，我还有个紧急会议……”

徐师傅的妻子刚走，新厂长、新书记和一个副厂长就坐上小车喝酒去了。可恨的是，小车经过徐师傅所住的医院时，他们指令司机：“加大油门！”

赵霞，曾是一个文工团里第一号“白天鹅”，一机部的积极分子，出席过首都国庆观礼。到地方，是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某报曾以《女闯将——赵霞》为题，详细报道过她。

她是个科长，又是技校校长。但总爱 and 老雷过不去。

老雷搞改革，她偏泼冷水；老雷有点错，她就指鼻挖脸地说。在全厂干部会上，只有她，才敢把老雷顶得毫无退路……

处处护对方，是朋友；处处顶对方，也可能是更好的朋友。人们把赵霞理解为后者。

新厂长也这么认为。

长级，老雷在台上，不给她长，说她有傲气！

新厂长上台，又逢长级，依然不给她长，说她心里“姓雷”。

赵霞依然苦笑笑。依然是那样谁都敢顶。

这天，新厂长热热情情地喊来了赵霞，又是让座，又是递茶。

“听说没给你长级？这简直胡来！你赵霞能干、肯干、会干，全郑州市谁个不知！”

他愤愤地扔下烟头：“全厂只长一个女的，也是你的！我亲自给你跑！不但要长一级，还要长两级！”

赵霞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旁愣愣地望着他。

新厂长呷了口茶，瞥了赵霞一眼。

“赵科长，听说老雷为大学讲课，从你那领了不少钱？”

“讲一个月，领5块钱。”

“据说，其它方面你掌握了他很多问题。”

赵霞站起身，冷冷一笑，答所非问地甩了一句：“厂长，我赵霞，已是中年……”

好！你不配合，我自存办法——

查！

查账。座谈。私访……

这天，他们竟然让赵霞把学生的课堂笔记也抱了来。

翻。对。猛的，新厂长象发现了“新大陆”，指着学生的笔记质问道：“这讲的是什么课？和书上说的一模一样，就凭这混钱？”

赵霞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上下打量着这位五十多岁的新厂长，象是第一次见面。她想问：“厂长啊，你懂不懂，讲课不照书本讲，考试何以为据？”她想劝：厂长啊，整人怎能如此不择手段呢？……然而，她看着脸色气得由青变紫的新厂长，终于什么也没说，“刷”地夺下笔记本，转身走了。

赵霞被免职。张中森被取消党籍。车间调度杨润亮“毛遂自退”当了工人……

职工心灰意冷，满厂怨声载道，一场暴风雨正在孕育……

这天，老工人王秀兰、张成秀等来找赵霞：“赵大妹

子，咱厂垮了，你能领俺去告状吗？”

“怎么？……”

矮胖矮胖的王秀娥抢到面前，快嘴利舌地说道：“俺是工人，告状不得劲，你是党员，又是科长，给咱厂壮壮胆吧。”

赵霞揉揉太阳穴，长叹了一口气。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她精明了许多，也糊涂了许多。告状？自己不就曾接待过那么多的“告状者”吗？结果呢？……

“大妹子，”王秀娥使劲晃了晃赵霞的肩膀，哀求说，“俺琢磨着，这个厂，你要不出头，可就没人……”

这半句话，象是一根闷棍，重重地砸在了赵霞那匀称的骨架上，使她顿时清醒了许多。

她猛地拈出了肩上的份量。是啊，自己“顶风”这么多年，何曾惧怕过？今儿可怎么啦？不为自己，也该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厂子想想呀！

赵霞把面前的报纸“哗”地一推，起身拉上了王秀娥和张成秀，就往外奔。

市纪委办公室。

“新厂长打击三十多名中层干部。”

“怎么给人扣帽子呢？”

“请求您们派人调查。”

“怎么知道我们不调查呢？”

“看样子你们不想管了？”

“你说咱不想管，为何来找我们呢？……”

市政府办公室。

“找你们党委嘛！要都象你们这样，直接找我们告状，我们还能办公吗？”

“下次不要来了。”

市委办公室。

“下台就下台嘛！我‘文革’中不也照样蹲过几年牛棚，也没有到处找嘛……”

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换来了这些？！赵霞等三个女将不死心，她们直接来到了一位市委副书记家中。

这位副书记也是女的。可糟得很，这幕悲剧正是这位副书记直接导演的。

王秀娥还没有坐定，就“囔囔”地放开了：

“书记，俺没文化，嘴快心直，人家都叫俺‘王大炮’，说的不对，可别恼……”

听完三个人的叙说，这位副书记“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老雷太傲了，整整也没关系嘛，啊，哈、哈、哈……”

出门老远，三个人身后还一直回响着这持续不断的“哈哈”笑声。

“阎罗殿里告小鬼。”有人讥笑道：“咱平头老百姓，只能吃饭干活。”有人叹气道：“过去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可是有理有钱也进不来，有钱送不掉。”有人气愤地骂道。

然而，“不信邪”的大有人在。

张中森带人奔到省委；

刘秉钧带人奔向国际饭店；

四十多人联名签字上访；

成千封人民来信，雪片般地飞向市委、省委，飞向碧波荡漾的中南海……

闪电，撕开夜幕；雷声，劈裂朽木。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胜利似乎等于零

1984年6月，郑州发电设备厂要推选出一个区人民代表。

小小的区人民代表，选谁，地球照样运转。然而，郑州发电设备厂的当权者们，却草木皆兵。

他们首先宣布了三个候选人名单，实际上，只是想让人们在打印好的纸条上划圈而已；接着，又硬性规定，只推选二十八岁以下的。这就把快到五十岁的雷振科踢得远远的。

况且，老雷是“犯罪之人”，已离厂两年多，从没进过厂门；当权者又曾在会上宣布，科以上干部不许到老雷家去，企图割断老雷和这个厂的所有联系。因此，老雷自己也没奢望能被选为人民代表。

投票结果，老雷居然得了个全厂票数第一！

当权者、无权者和墙旮旯里的人，人人都感到意外。

“重选！”当权者为此专门召集了全厂大小干部的紧急会议。

“有人不珍惜自己的‘权利’，乱选一通，回去都要做

好工作，严防出政治事故……”新厂长拍着桌子大吼。

“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个车间主任在职工会议上训斥道。

根据紧急会议精神，各车间党支部书记亲自抱着投票箱，亲自监督着每个人投票，汇总上报厂部。真可谓万无一失！

汇总结果：老雷比第一次选举，又多出300多张票！

这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然而，老雷最终还是没能当上人民代表……

事实警告痴情者：胜利=0！

问题走向复杂化

华丽的会场，热烈的发言，轻松的气氛——郑州发电设备厂科以上干部会，正在进行。

“哐当”一声，门被撞开了。两个戴大沿帽的警察，板着脸孔，四道利剑般的眼光，紧紧盯住全场。

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卡在了行政科长刘永长的手腕上！

据说，他和雷振科是“同案犯”——经济犯罪分子！仅仅两个回合，刘永长便交待了雷振科受贿一部彩电的“犯罪事实”……

人们愕然！

一些老工人，相逢时无话可说，只是相互沉沉地摇摇头：“不曾想！不曾想啊！……”